

前哨尖兵

王志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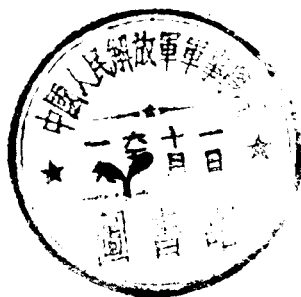


2 036 6972 5

萌芽丛书

前哨尖兵

王志忠著



萌芽编辑部 合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装帧：何礼蔚

插图：王维新

前 哨 尖 兵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上海绍兴路74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号 10026 字数 78,000 开本 787×1003 毫米 1/32 印张 4 15/16 插页 3

1965 年 8 月上海第 1 版

1965 年 8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平) 00001—29000 册

(精软) 0001—1500 册

平装定价(3) 0.42 元

編輯例言

《萌芽丛书》和《萌芽》月刊一样，以帮助无产阶级文学新军的成长为目的。作为丛书，它的任务和刊物稍有不同，倘使把刊物比作文学战线上新战士的练兵场，那么《萌芽丛书》就是开赴前线的文学新军的检阅。编者热情地祝愿和殷切地期望他们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萌芽丛书》的内容必须广阔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塑造光辉的先进人物形象，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作品要充满战斗的激情，充满彻底革命的时代精神。它应当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赞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英雄谱，是新中国向前飞跃发展的绚丽画卷。

《萌芽丛书》包括：

一、《萌芽》月刊上发表的新人新作选集。自一九六四年起，每年一次，从《萌芽》选出比较优秀的作品，按小说、散文、诗歌分类编印成集。

二、近几年来涌现的文学新人的专集，内容范围不限于《萌芽》上发表的作品。未发表过的作品或

长篇不在編选之列；已在全国性出版社出版过专集的作者，他們的作品不再考虑列入这套丛书；已在本丛书出版过专集的作者，第二次出专集时也不再列入这套丛书。

本丛书由《萌芽》編輯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共同編輯。凡是发表过一定数量作品的新人，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剪样寄来，由編輯部和作者协商編选。作品有一定质量但还存在一些問題的，我們尽可能和作者一起研究修改；数量不够的，我們先留下可用的作品，等待作者繼續写出新作后，編选成集出版。

我們希望得到各級組織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使《萌芽丛书》能比較集中地展示文学战綫上新人新作层出不穷的景象，让大家看到无产階級文艺新軍欣欣向荣地成长。

《萌芽》編輯委员会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一九六五年八月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短篇小说八篇，都是写商业题材的。这些作品有的是写农村商业工作者全心全意地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如《前哨尖兵》；有的是写勤俭办企业的，如《办货》；有的是写培养革命的商业接班人的，如《交班》。作者是商业工作者，作品热情地颂扬了商业战线上的革命风貌，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商业工作的自豪感。

目 次

前哨尖兵	I
責任	22
考驗	45
办貨	57
哺育	77
調查調查	95
交班	III
山鷹展翅	133

前 哨 尖 兵

我們不是后勤兵，我們是前哨尖兵。

——摘自一位供銷社主任的日記

—

听说供銷社要換主任，楊家寨的社員們都挺挂心：供銷社嘛，誰也得跟它打交道。大伙嘴里咽的，身上挂的，日常用的，哪样也离不了它。所以，人們議論紛紛：

“老主任滿好么，咋要調走哩？”

“頂好能来个公道点儿的。”

“脾性也要和善些儿。”

“干脆，找福海伯問問去：新主任是啥样儿的？”

其实，大队长福海伯，肩挑着百来戶人家吃穿的担子，他忖虑得更多：往后，生产上需啥缺啥，供銷社还能保証供应么？咱們这儿是半山区，山上的那些野貨、杂草，还能通过供銷社变无用为有用么？……

这天午晌，大队办公室来了位客人。客人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面目雅秀，身材略显苗条，两角

乌油的发辮垂到胸前。她先在门上輕輕地敲了几下，等里边的人应声以后，才彬彬有礼地迈进门。她的表态有点拘謹，話語稍见严肃，捏着公社的介紹信，說是要了解一些队里的生产情况。

但她要了解的情况却包罗万象。比如，問起队里的田亩，水地多少，旱地多少，山地、坡地、淤沙地、盐碱地和社員自留地各多少；問起队里的人口和劳力，几戶几口，男、女、老、弱、残、幼、全劳、半劳，平时有多少人下地，忙时有多少人下地，等等；关于生产活路，啥时开犁、撒种、間苗、鋤草、防虫、灌水、追肥、收获，她都問得一清二楚。

姑娘一边十分认真地問着，凝心聚神地听着，一边敏捷流利地記着。她那对明媚得有如一汪春水的眼睛，不时扑閃扑閃地投射出問号和惊叹号来，就象微风輕拂的湖面，时而泛起的漣漪一样。她問着問着，后来竟問起落雨、刮风、下雹、霜冻、起虫、防洪的时序来。接待她的大队会計說：

“下雹么，防洪么，那是老天爷肚里的皇历，它爱啥时辰来就啥时辰来，咱們凡人还能把摸！”

姑娘明丽的眼珠閃爍了几下，似乎有点感到意外：“噢！真有意思，鬧生产么，还能不把管老天？你不把握何时下雹，咋預防哩？你不知晓何时起虫，咋备药哩？”

坐在一旁的福海伯，給她介紹了这儿大致的气

象情况。最后，当她听到不同土性的地使用同样的农具时，姑娘又感到诧异了：

“比方說，你們沙土地也用平常的九齿耙么？”

“自然唄！”會計說，“莫非农具厂还兴专为咱几亩沙地做一些耙？莫非供銷社还兴专为咱进一批沙地耙？”

姑娘的眼睫毛又忽閃忽閃地眨了几下：“嘆！真有意思，生产需要么，工厂还能不生产？供銷社还能不組織？”

福海伯被姑娘这种純白得沒有一絲瑕疵的心感染了。他心里忖摸：这丫头么，多半是回乡的知識青年？兴許是公社的文书？也兴許是技術員？

姑娘走后，會計說：“她么，今儿午前我见她在供銷社搭帮老主任卖貨哩！”

哟？是个丫头？福海伯嘴里叼着的烟管忽然“啪”地丢在地上了。

二

来杨家寨供銷社接替老主任的，正是来大队了解情况的那个丫头。这丫头，原先是老幼堡供銷社的營業員。她参加工作还不到三年。三年以前，当她还在乡里的初級中学念书的时候，作为一个老貧农的女儿，她有一个时刻銘記在心的抱負，要为农业生产的发展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她怎么也忘記不

了,在她升初中的时候,社里的支书和老貧农們对她的教誨和期望:“……作田也要有学問哩! 丫头子,你啥都甬管,就給咱好好地念书吧! 快快念成个‘知識人’,将来为咱們生产多出些計謀……”她怎么也忘記不了,在她念书的那些日子里,社里的貧、下中农們对她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所有这些,都在这个尚未成年的老貧农女儿的心田里,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她讀書簡直象发疯一样用功。她省吃俭用,該吃两个饅饅的,她只吃一个,該添置的衣服,她也不添,把錢节俭下来买了大量的农业科技类的书籍。她貪婪地閱讀着这些书籍,不懂的地方向老貧农們請教,与乡里的青少年們共同研究。还在念初中二的时候, she 就把社里的青少年們湊集起来,請老农作指导,搞起了小块試驗田。当快要初中毕业时,她甚至已經具体地制訂出自己献身农业的规划,就象一个披甲待命的战士,只等指揮員一声令下,就奔赴战场,奋勇杀敌……

可是,事与愿违,她初中毕业后,組織上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需要,把她分配在供銷社工作。这对她來說簡直是大晴天一声霹靂。她想:农业是整个国民經济的基础;让她到供銷社作买卖,就不能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有所作为了。乡亲们对她的期望,自己献身农业的抱負,这一切的一切,都要落空了。想着想着,她竟哭鼻子了。就在这时候,公社党委李书

記來看她了。李書記笑着說：

“丫頭子，咋哭鼻子了？你不是連做梦也在想着為發展農業生產出力么？”

丫頭一听，心想還有希望，便激動地懇求說：“李書記，你就讓我留在鄉里務農吧！‘出水才看兩腿泥’（她常愛用她看過的小說《紅旗譜》里朱老忠說的這句話）；李書記，你瞧着吧，看咱能不能為農業生產作出成績來！”

李書記呵呵大笑起來，說：

“正是要你為農業生產出力哩，才把你分配到供銷社去！”

“噢！真有意思，到供銷社去還為農業生產出力？”丫頭髮懵的眼神疑惑地盯着李書記。

“怎麼不能！”李書記啟發說，“咱開生產需用的生產資料，過日子需用的生活資料，哪樣也與供銷社有關聯哩！要是在供銷社里買不到好農具；要是到了節令，供銷社不能給咱供應需要的農具，生產能不受影響？”

丫頭開始省悟到供銷社對搞好農業生產的作用了。

接着，李書記又具體地給她講述了一番办好供銷社對支援農業生產的重要意義。丫頭的心眼豁然開竅了。李書記一走，她鋪蓋一卷，到供銷社去報到了。

到了供銷社以后，她把原先决心献身农业的感情，完全倾注在供銷社的工作中；她怀着一颗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火热的心，以供銷社为岗位，努力地工作着。然而，生活的道路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初还好，由于店里老同志多，大事不用她操心，她还能把自己本份的工作做好。后来，当把她調到一个只有两个人的供銷社的时候，她仍然满腔热情，搶挑重担，比过去更加努力地工作着，但是由于缺少經驗，供銷社的工作还是处处被动：組織进来的貨源不对路；不能按节令供应农具；到了新农具也不能向人家介紹咋使；总之，一切都拉在生产的后面。这时，組織上及时給她指出了方向：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得好，就必须掌握农业生产知識，熟悉农业生产情况。她遵循了党的这一教导，在下田送貨的时候，在一切业务活动中，以及在夜晚和假日空閑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向有經驗的貧、下中农学习农业知識，向同行請教商品知識。由于她孜孜不倦地向群众学习，这以后，丫头有了飞速的进步，不仅业务知識大为增长，而且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决心也更坚定了。

由于她进步得快，这回，領導上决定让她来杨家寨供銷社接替老主任的工作。杨家寨供銷社是个“独人店”。这就是說，往后，她必須“独立”工作了，全杨家寨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組織和供应工作，都将落在她的肩上。时刻关心农业生产的她，一方面感

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另一方面也觉得更可以以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大显身手了！

三

丫头主任一上任，就把铺面打扮一新。最显眼的是，店堂間的圓柱上多了两幅墨迹清新的巨幅对联：为生产誓作前哨尖兵，保供应力爭人人滿意。丫头主任新上任的头几天，门市格外鬧热，社員們收工回家，路过供銷社，都要进去瞟一瞟，有的还故意問个啥，或是买点碎小物件，品一品新主任的脾性。

过了几天，地头道旁又議論开了：

“丫头主任么，态度倒挺和善，见人笑咪咪的。”

“买卖也公道，尺給足尺，斤給足斤，好貨好价，次貨次价，不含糊。”

“手脚也勤快，店堂里的貨物，比爱打扮的姑娘还干淨亮堂哩。”

“.....”

只有福海伯暗自忖度：办供銷社嘛，态度和善要紧，买卖公道要紧，手脚勤快也要紧，可节骨眼还在心眼里有沒有“生产”两字。要是到了开镰时节，店里还没备下镰刀；要是来了新式农具，供銷社不能給人介紹咋使，那态度再好也是白搭！态度好还能当镰刀使？他心想：考一考丫头主任，如若实在不能胜任，也好趁早向上头反映：供銷社这副担子，不是丫

头們挑的!

今几个福海伯抽空上供销社来了。社員們都在地里忙活，现在店里沒有旁的顾客。丫头主任满面春风地站在柜台前，那副全神貫注的架势，那对饱含感情的眼神，使人联想起，远途的客輪靠岸时，碼頭上的人們，投給甲板上的亲人的那种目光。福海伯一跨进门，姑娘象突然发现了甲板上的亲人那样，亲切地招呼道：

“队长伯伯，随便看看，还是买点啥？”

福海伯沒有回話，先挨着貨柜轉了一圈。果然不假，陈列的貨物那样有条不紊，尘土不挨，样样商品都标了小卡片，卡片上写着品名、规格、用途、性能等，看来姑娘把肚里的文墨倒出来了。福海伯走到哪儿，姑娘跟到哪儿；福海伯的眼光落到哪儿，姑娘的嘴介紹到哪儿。这刻，福海伯的目光停留在镰刀上，姑娘介紹說：

“这是名牌镰刀——本县‘张一刀’的产品。”

“咋？”福海伯故意問。

“鋒利、耐使、不卷口……伯伯，你买镰刀哪里使？”

“地里使唄。”

“哪边地里使？”

“上川口。”

“上川口嗎，”姑娘灵活的眼睫毛眨了眨，“是川

水地唄，那这镰刀正合适……”

“西山坡呢？”福海伯又故意問。

“西山坡么，”姑娘会說話的眼睛又閃了閃，“是山地唄，那你置山地镰好了……”

“咋哩？‘张一刀’镰不能使？”

“‘张一刀’好是好，可刃口偏下，不适用山地。山地么，石头多，这号山地镰，刃口要偏上点，使起来方便，也不会損口。”

听着听着，福海伯有点惊讶：丫头好記性，想不到上回給她介紹的地土知識，她全記住了；那商品性能么，介紹得也不含糊。看来是承袭了老主任的衣鉢。可是他脸上却不动声色，还想再考一考她，又跑到摆鋤板那儿：

“这鋤板呢？”

“哪里使？”

“西河弯。”

“西河弯嗎，”姑娘想了想，“是沙土地唄！沙土地，地土松，那你买‘輕便鋤’好啦。‘輕便鋤’，鋤板宽又薄，一鋤一大片，就能多出活。”

“马家窑呢？”

“马家窑嗎，”姑娘說，“是粘土地唄！马窑土，早晌粘，晚晌硬，那你买‘笨脚鋤’好啦；‘笨脚鋤’，鋤板短又厚，使得出力，下得住劲，硬碰硬，也能多出活。”

.....

福海伯有意識地“考驗”着，丫頭主任十分認真地介紹着，沒有一點嫌絮煩的表示。問着問着，福海伯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了，最後，竟弄假成真，買了個鋤板。當福海伯提着鋤板往回走的時候，他想：這丫頭么，心眼里倒有“生產”兩字。於是，他算作出決定：暫時留村察看，先不忙向上頭提意見。

可是，當他回到大隊辦公室後，心里又湧起另一股愁思：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年青丫頭么，頭兩天心熱是常事，可日子一長，她還能這樣專心么？

四

日子一長，丫頭主任到底咋樣呢？社員們也挺關心。

漸漸地，人們發現，丫頭主任不象剛來時那樣：夜晚和假日，不是鑽在店里侍弄商品，就是翻閱老主任“傳”給她的那本“商業皇曆”，和她自己的日記本。如今，她愛出來走走了。有時出現在麥地里，有時出現在菜田里，有時出現在果園里，有時出現在牲口棚里；有時節，出現在鍋駝機旁；有時節，還上老農和社員家走走，問個啥……

這些事對供銷社有啥關係呀？人們有點迷惑了：這丫頭到底安不安心供銷社工作呀？這丫頭心眼里到底在想啥呀？於是，田頭道旁，大伙又在議論、猜測開了：